

蔣經國訪美遇刺記

溫哈熊回憶錄之三

● 溫哈熊（前任聯勤總司令，現任東吳大學教授）

應邀第五次訪美國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年）三月，美

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前來行政院，拜會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我以行政院顧問身份陪見。談話中馬康衛正式代表尼克森總統邀蔣副院長訪美，蔣氏答稱此事需經總統蔣公批准，日內再答覆。四月三日訪美簽呈奉總統批准，馬康衛大使即於次日晚間在中山北路十三號大使官邸設宴，宴請蔣副院長及隨員。我偕內子陪侍，由於這是家庭宴會，氣氛非常輕鬆，閒話中談妥此行的有關事項。翌日蔣氏召集隨行人員座談，參加人員有：

行政院秘書長 蔣彥士

外交部常務次長 沈劍虹

行政院顧問 溫哈熊

副院長隨從參謀 鍾湖濱

會中副院長對隨行人員工作有所指示，

以一切從簡為原則。

馬康衛於四月十五日提前返華盛頓，作必要之準備，四月十六日行政院新聞局正式

宣布蔣副院長應美國政府邀請，正式訪美兩週。當日中午會見中外記者並答覆所提問題。

這次是蔣經國第五次訪美：

第一次：民國四十二年十月，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

第二次：五十二年九月，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第三次：五十四年九月，時任國防部長。

第四次：民國五十八年四月，時任國防部長。

四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蔣經國等

一行自台北乘華航專機（B七〇七）啟程，經東京於同日上午九時二十分抵達舊金山軍用機場，途中天氣良好，蔣氏精神歡愉，除閱讀有關文件外並與隨員閒談，他很風趣的對我說：「你這個廣東人，會不會講廣州話」，我答稱：「我是廣東人，在家中自小即會講廣州話」，他又問：「你是廣東台山人，會不會講台山話？」我答稱：「也會講台

山話」。他笑著說：「那好極了，美國的華僑大多是台山人，我對僑團或個人談話時，請你替我用台山話翻譯，就顯得親切多了」，接著他又問：「你的廣州話和台山話有沒有問題？我怎麼從未聽你說過這兩種方言呢？」我答稱：「沒有問題，我還會講上海話呢？過去副院長從未用方言和我說話，怎能知道我會說那些方言呢？」他不禁宛爾的說：「你說的也是」。總算副院長恢復了對方言能力的信心，在旁的隨員聽到這段對話，都笑了起來。

美重視蔣經國到訪

我們一行抵達舊金山時，美國國務院代表，駐美大使周書楷及駐舊金山總領事周彤華，僑領黃仁俊等二百餘人在機場迎接，當天是星期六，我等一行接受歡迎後，蔣氏即由愛女孝章夫婦陪同赴他們在布克萊的住宅團聚一晚，隨行人員即進駐聖佛蘭西絲大飯店（HOTEL ST. FRANCIS）。抵達飯店不久，有一位自稱舊金山林肯大學的李姓校長未

經安排，要求拜會副院長，由我代表接見才知他要贈蔣氏榮譽哲學博士，經我向有關方面打聽知道這是一所未經立案的大學，我就婉轉謝絕了。美方對蔣副院長此行至表重視，國務院及安全人員提供二十四小時保護，次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蔣氏與加州留美學人在該飯店殖民地廳（COLONIAL ROOM）共進早餐，並舉行談話會，學人們關心國事，所提的問題十分廣泛，而且頗有深度，副院長很有耐心的一一答覆，他們均表滿意。私下說：「沒有想到蔣某人如此誠懇，口才如此流利，是一位深見地地的政府官員。」當天中午一時，當地僑團在中國城「利園酒家」舉行盛大午宴歡迎，有四百餘人參加，我的台山話首次登場亮相，我的連襟鄭寧權與幾位華僑同桌，聽到幾位華僑指著正在翻譯的我問道，這個人在唐人街那一家餐館工作，怎麼我們從未見過呢？幾經打聽之下才知道我是副院長的隨員。他們中的一位很天真的說：「蔣某人一定是個好人，他能用我們台山人，他就是好人」，在場的僑胞情緒十分熱烈，因為副院長態度誠懇，答話有內涵。午宴後，蔣氏一行前往聖瑪利廣場（ST. MARY'S SQUARE），向孫文銅像獻花致敬，接著又前往中華總會館及國民黨駐美總支部拜訪與座談，當晚副院長仍返愛女蔣孝章家留宿一晚。

白宮歡宴儀式隆重

四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十時，蔣氏乘美軍專機自奧克蘭空軍基地（OAKLAND AIR BASE）起飛，中途經戰略空軍總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奧瑪哈基地（OMAHA AFB, NEB）降落加油，並稍作休息，副總司令馬丁中將（LT. GEN. GLEN MARTIN）接待，起飛後於東部時間下午七時抵達華盛頓郊區安德魯空軍基地（ANDREWS AFB），接受美國務卿羅傑斯（SEC. WILLIAM P. ROGERS, JR.）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及中美官員，僑領等在機場歡迎。隨後即赴雙橡園周書楷大使官邸晚餐。餐後住進勃萊爾賓館（BLAIR HOUSE），這是美國政府招待國賓的地點，由兩棟房屋連結在一起，設備不豪華但甚高雅，傢具與擺飾均富歷史性，設有大小兩客廳，兩餐廳與起居間，非常舒適。地點就在白宮對面，當年白宮修繕時，杜魯門總統就以此作臨時白宮，直至修繕完畢為止。若干年來，各國訪美國賓均在此居停，舉世聞名。此一賓館十分寬敞，隨員各有套房，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蔣經國首先赴白宮拜會尼克森總統，商談兩國共同問題。十時三十分返回行館接見助理國務卿格林，十一時三十分赴國務院拜會國務卿羅傑斯，並在國務院七樓接受正式午宴款待，中美雙方官員陪同參加。下午三時三十分接見退伍軍人署詹森署長（DONALD E. JOHNSON），隨後前往阿靈頓國家公墓

向無名英雄墓前獻花致敬。慣例由華盛頓軍區司令陪同，當時的司令就是前駐華顧問團陸軍副組長歐瑪雷少將相見甚歡，儀式簡單隆重，此一聞名世界之建築物，雄偉莊嚴，由儀隊士兵於長明燈前日夜駐守，令人肅然起敬。當晚七時三十分，蔣經國赴白宮拜會尼克森總統，稍作談話後一同下樓至接待廳，與應邀中美貴賓寒暄，八時晚宴，開始有音樂伴奏，由於蔣經國此行夫人沒有陪同，晚宴全為男士，共有六十餘人，包括副總統安格紐，國務卿羅傑斯，參眾兩院議長，各部會首長與中央情報局局長，聯邦調查局長胡佛等。晚宴中尼克森與蔣經國分別致詞，強調兩國間多年之邦交及今後之展望，兩位均為卓越之演說家，博得與會人士一致好評。飯後尼克森親邀蔣經國參觀白宮，著名的廳房如林肯總統臥室套房等（據說鬧鬼），參觀完畢，晚宴結束，尼克森親送蔣經國登車，並請蔣氏返國後代表他向葉公超先生問候，並稱葉公超是美國之友，並為貴國駐美最卓越之大使。

會晤華府佳賓老友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蔣氏在勃萊爾賓館以早餐招待參眾兩院國會議員，此一聚會係商談中美兩國有關事務，故而費時較久，好讓雙方均能充份表達及交換意見。十時聽取美方經濟事務簡報與系統分析簡報，十二時赴五角大廈，先後拜會空軍部長

席夢斯 (SECRETARY ROBERT C SEAMANS) 與國防部長賴德 (SECRETARY MELVIN R. LARIRD)，並接受賴德部長午宴款待，賴德曾與蔣氏多次晤面，是老朋友了，相談甚歡。蔣氏英語甚佳，談話無需翻譯，但正式談話時為求正確及需要慎重考量，仍需借重翻譯。午後三時三十分蔣氏又赴白宮拜會，由白宮總統外交特別助理季辛吉接待，此人為尼克森之外交謀士，學識淵博，見解明晰，當時在國際事務上，已有凌駕國務卿羅傑斯之勢。果然次年即接任國務卿，羅氏黯然離職。下午四時三十分拜會副總統安格紐，晚七時蔣副院長假雙橡園以自助餐招待國內駐華府記者，參加者由新聞參事任玲遜安排，計有：

中央社—李強光、傅建中

中央日報—汪有序

聯合報—施克敏

中國時報—周金海

台灣日報—續伯雄

大華晚報—周幼康

中廣—張宛

美國新聞總署與美國之音華人記者 (來自台灣)。

他們認為機會難得，發言踴躍，均由蔣氏逐一答覆至晚間十時餘方告結束。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副院長在勃萊爾賓館以早餐招待外國記者，並答覆問題，隨後聽取科學簡報，由國家科學基金

會會長麥克洛博士 (DR.HMCELROY, DIRECTOR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國家科學院院長勃朗博士 (DR. F.BROWN, DIRECTO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及國務院科技事務局長波克博士 (DR. HERMAN POLLACK, DIRECTOR, STATE DEPT. BUREAU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FFAIRS) 作報告，三人所提供之科學簡報十分詳盡。十一時三十分赴華盛頓郊區拜會中央情報局局長赫姆斯 (RICHARD HELMS, 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聽取簡報，接受午宴招待。四時在行館接見前駐華軍援顧問團團長，時任陸軍第一軍團副司令的威列拉少將夫婦，四時三十分與老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及前任駐華西方公司主任克萊恩博士夫婦 (DR & MRS RAY S. CLINE) 敘舊，晚八時蔣氏假雙橡園我駐美大使官邸答宴美方貴賓，主客為羅吉斯國務卿，另有美方政要共四十餘人，此一宴會賓客人數確定及席次安排，使周書楷大使費盡心力，直至宴會開始前仍在調整座次。我與鍾湖濱上校館內待命，三上三下，終於在宴會開始前一刻鐘，我被補上作陪，鍾湖濱則告向隅。餐桌為 U 字形，首席賓客位於上方，其餘賓客分座兩旁，周大使與沈劍虹次長分坐 U 字形之左右尾端。氣氛融洽，蔣副院長與羅卿分別致詞，羅卿致詞時提及今日係蔣經國六十歲生日

，請賓客舉杯祝賀。此時不料周大使突然起立以英文說出：「更正，是六十一歲而非六十歲」，此一突然行動舉座愕然，羅卿畢竟是大將，不為所動，仍然笑稱：「據我所知是六十歲」，隨即繼續發言，我想周氏可能因連日辛勞，稍嫌緊張，以致有此一舉，蔣經國在他的生日，從清晨忙到深夜，可以說是席不暇暖。

紐約遇刺有驚無險

四月廿四日上午九時十五分蔣副院長一行自華府安德魯魯空軍基地搭乘原機飛往紐約，專機座位有限，因有周書楷大使同行，鍾湖濱改乘民航機隨同行李前往。如此一來，我就要兼代侍從參謀的工作。十時三十分抵紐約拉瓜地亞機場，我駐聯合國代表大使劉鏞、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王叔銘上將、駐紐約總領事俞國斌 (為俞國華院長之介弟)，次年調駐宏都拉斯大使。) 及僑領多人在場歡迎，隨後即驅車赴比耶爾大飯店 (HOTEL PIERRE) 稍事休息。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應邀參加遠東美國工商協會 (FAR EASTERN 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舉辦的盛大午餐 (約四百五十人參加)，地點是廣場大飯店 (HOTEL PLAZA)。十二時許蔣副院長在周大使、俞總領事與我及一位安全人員陪同，乘第一輛禮車，其餘人員乘第二、三輛禮車前往。飯店前面站滿安全人員與看熱鬧的

民衆。下車後副院長與周大使並排走在前面，俞總領事與我緊隨在後，左右均有紐約警察局的便衣人員。當蔣氏欲進入旋轉門的一剎那，人群中突竄出一人（即係黃文雄）從左後方奔來，持手槍對準蔣副院長正擬進入的旋轉門開了一槍，他的位置正在我的左前方約兩尺，我直覺的奔上前去用左手抓住他的衣領，此時左右安全人員各揮一拳將他打倒，正好跌在我身上。我的手錶與左腳鞋子被震動脫落。我立刻爬起奔向旋轉門到旅館內。當時我最關心是蔣經國是否受傷，所幸者他不僅未受傷而且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事。進入飯店後，我們擔心有歹徒埋伏在旅館內，立即用人牆圍住蔣氏。此時黃文雄已被捕，他的內兄鄭自才自人群中衝出欲助他逃脫亦被逮捕。這件事發生得快，結束得也快。五分鐘後警察局將兇槍拿來，兇手僅開了一槍，使用的是義大利製貝瑞塔（BERETTA）式0.35口徑手槍，一顆子彈射到旋轉門的右上方。

蔣經國鎮靜如常，接著進行歡迎午宴，在場人員均已知道行刺未遂一事，當蔣氏起立致詞時，全體自動起立熱烈鼓掌喝彩。午宴後一行人員回到旅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撥電話回台北，由蔣副院長和夫人通話報平安。此一驚人的新聞，立即傳遍四方。尼克森總統與羅吉斯國務卿的慰問電也先後到達。

從容鎮定堅持行程

一行人員回到旅館套房對此事之發生與今後行程有所商議，我即成爲我方與國務院代表及紐約警察局的總連絡人。鑒於此一件事，他們建議蔣經國取消一切行程，尤其不要再參與紐約華埠全僑聯合歡宴，以策安全。我們在討論此事時形成兩派——一派認爲，一切活動應照常舉行，以顯示蔣經國大無畏的精神，另一派則認爲應以蔣經國之安危爲重，兩方相持不下。我忍耐不住，立即稱：「此事發生後美方爲安全計，建議取消危險性之活動，是自然的反應，但副院長爲美之國賓，美國有責任與義務確保國賓安全。我力主強烈告知美方，一切活動照原訂計劃舉行，並促美方加強安全措施。我相信美方經此事後必會加強對蔣氏的安全維護。」紐約華埠雖環境複雜，但紐約市警局警力充足，不致再出問題，但我方某高級官員極力反對，並稱：「如果副院長有三長兩短你擔當得了嗎？」我當時也顧不了他的官階，答稱：「副院長的安危固然關係重大，但如以此理由取消慰問僑胞之行，情何以堪？」當我和他針鋒相對時，其他人員則一語不發。副院長說：「你們不要再爭吵了！我已經決定一切活動照原訂行程進行。」並幽了我一默說：「你滿意了嗎？」我則微笑不語。午後三時副院長驅車前往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出席著名國際的「國際關係協

會」聚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以「中華民國的前途」（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爲題，發表演說，並答覆問題歷時約二小時。

散會後即赴宋子文先生私邸拜會，由他們二人談話，周大使和我及鍾湖濱則在小會客室等候。宋子文堅持要蔣氏休息一下，他出來與我們閒談，當他知道我姓溫後，就問我的父親是否爲溫應星將軍，我答稱是，他似乎很高興。抗戰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擁有官兵三萬餘人的稅警總團是在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成立的，當時的總團長便是第一位中國學生自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我的父親溫應星中將。

當晚是美國東部全僑聯合晚宴，假中華會館舉行，宴會中爭相目睹蔣副院長丰采的僑胞衆多，再加上遇刺新聞熱炒，更擠得人山人海水洩不通，紐約市警探與安全人員戒備森嚴。僑胞歡迎的情緒熱烈感人。主要的節目便是蔣氏的演講。他本來就是位卓越的演講家，完全不用演講稿，即席演說，情緒激動，帶動全場的熱烈反應。事後有人問擔任台山話翻譯的我爲何亦如此激動，我也無法解釋。總之，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蔣經國吉人天相，平安的度過這一晚，隨行人員也鬆了一口氣。

空軍官校賓至如歸

四月廿六日開始回程，專機於八時廿分自紐約機場起飛，前往位於柯羅拉多州柯羅拉多溫泉鎮（COLORADO SPRINGS）的美國空軍官校（U.S. AIR FORCE ACADEMY）十一時三十分抵達，校長摩爾曼中將（LT. GEN. MOORMAN, SUPERINTENDENT）率隨員相迎。美空軍官校是三軍官校中最年輕的，成立於五〇年代，校舍最新，設備最新，校長親自陪同參觀教學設備及訓練設施，蔣副院長並檢閱了學生的分列式操演，而後與全體學生共進午餐。校方並安排我在美軍官學校學習的唯一學生——趙同學與蔣副院長見面，蔣氏予以慰勉。三時結束訪問，飛往丹佛（DENVER, COLO.）轉小型飛機飛格倫比（GRUNDY）。這是一座在半山腰上的廣大別墅，除了個別的套房，一切設備應有盡有，主人是有名的大企業家金恩先生（MR. JOHN KING）他們夫婦親自接待蔣副院長。金氏的副總裁——特別助理（DR. RICHARD ALLEN, VICE PRESIDENT, SPECIAL ASSISTANT）艾倫博士，就是尼克森總統的前外交政策顧問，敗於善爭權的季辛吉，被迫改行從商。艾氏學識淵博，能言善道，對華府的政情瞭如指掌，他不甘雌伏，幾年後再度出現在雷根總統任內，重作馮婦。當晚主人以烤肉和鄉村舞曲款待賓客，主人誠懇親切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乘寬敞的觀光車下山回到丹佛，參觀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NORTH AMERICAN AIR DEFENSE COMMAND）的夏嚴防空區（CHEYENNE COMPLEX），這是北美防空

的心臟地區，建築在深厚花崗石的岩層之下，有如科技電影中銅牆鐵壁的太空防禦網，令人嘆為觀止。聽簡報並參觀後返回丹佛，續飛洛杉磯，為了爭取時間，即在車上便餐。到達洛杉磯時總領事劉邦彥率僑胞多人在機場迎候，隨即直赴中國城，先向孫文銅像致敬，而後接受全僑午宴，路邊站滿人群，成了人牆，僑胞的熱情令人感動。晚間住宿新開張的世紀廣場大飯店（CENTURY PLAZA HOTEL）。一滌旅塵，這次美國行一共九天，每天馬不停蹄；白日拜會與開會，夜間趕急整理資料記錄，疲勞不堪，昏昏欲睡，到了這一天才算過了輕鬆的一天。

馬侃上將招待親切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四十五分離美，自洛杉磯起飛，三小時後安抵夏威夷希肯姆空軍基地（HICKAM AFB）美駐太平洋三軍總司令馬侃上將（ADMIRAL JOHNS MCCAIN, JR.），我駐夏威夷總領事吳祖禹及僑領，美方高級將領多人前來相迎。馬侃上將為軍人世家，其父亦曾任海軍中將，他的夫人羅勃達（ROBERTA）有一位學生妹妹，與她長得一模一樣，而且都很美麗。馬侃上將的熟朋友開玩笑問他如何辨別她們那一位是妻子，他很風趣的答稱：「這是她們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蔣副院長下榻馬侃上將官舍，隨員進住附近的將官套房，十分舒適。美國三軍的宿舍並不華麗但很舒服，差不多的宿舍幾乎成

為制式，對軍官士兵的生活起居顧慮得很週到。馬侃上將設的晚宴自花園酒會開始，半小時後正式宴會上場，主客均著小晚禮服，頗為隆重。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九時，蔣副院長赴太平洋總部接受軍禮歡迎，隨即聽取簡報。中午吳祖禹總領事假座當地著名的鄉村俱樂部舉行盛大酒會介紹蔣經國與當地各界人士見面，夏威夷州長、檀香山市長、聯邦參議員、眾議員都應邀參加。著名的「生活」（LIFE）及「時代週刊」（TIME）故發行人魯斯（HENRY LUCE）的遺孀克萊兒魯斯（CLAIRE LUCE）也到場，不久前她還是美國駐意大利大使。

返抵國門陷身人海

蔣副院長一行的專機於當日下午四時四十五分起飛，次晚九時二十五分抵達日本羽田機場，彭孟緝大使與僑領多人來迎，住大倉大飯店時已深夜。

四月三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副院長由彭大使陪同前往我駐日大使館視察並攝影留念。十一時赴首相官邸拜會首相佐藤榮作與日皇。晚間彭大使晚宴。

五月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自東京起飛，十一時到達松山機場上空，降落時看到下面人山人海，機門打開，蔣經國甫下機便被人群包圍，問長問短，幾乎難以脫身，靠警衛強力疏導才告離去，至此這趟令人難忘的訪美之旅，才告圓滿結束。